

《瓦罐》

重回小時候成長的外婆家，陌生得令我恍然，在模糊的印記裡，快尋不出任何重合的痕跡。唯有牆根那處，放置著我的童年。不是夜間濕漉的海風，不是園地裡甜膩的番薯，而是那成群結隊的緋紅色瓦罐。大小不一地趴著望天，東倒西歪地倒在我的回憶裡。像是料不到故事的起始，也等不及終章的謝幕。

外婆很多寶貝都是用瓦罐盛著的——清晨在雞舍撿到的土雞蛋、梅雨時節後盛滿的雨露，收割季節來之不易的稻米。外婆用粗糙的雙手小心翼翼將收穫奉進光滑的瓦罐中，如拜祭媽祖般虔誠，這便是我兒時的富足。

很多時候，它們就像我所說的，藏在牆角、躲在牛棚、埋在床底，直至秋天。秋的踏足，使它們又回到我們身邊。外婆用熱水一遍遍仔細地沖刷它的肚子，似在洗淨它肚子中的怨氣與孤寂，再利落地將早已被陽光反復摩挲的花生、蘿蔔、辣椒倒進瓦罐中。竹編的蓋子、悠長的麻繩，一頓搗騰後，它又陷入了漫長的等待。

人們也在等待。等辣椒的味道更辛口、等蘿蔔豆角更酸甜、等葡萄酒更香醇。他們期待食物的蛻變，享受時間調製佳餚。所有事物都在一朝一夕間醞釀變化，只有瓦罐沒變——還是那一抹朱紅、那渾圓的身板。等待中沒人將一寸眼光放在瓦罐身上，也不指望它會製造任何驚喜。它跟不上所有時代，注定是沉默與沉沒的合成品。

後來呀，沒有人再看它一眼。玻璃罐子在陽光照射下璀璨奪目，炫耀、宣示著它充滿潛力的到來。紅瓦罐的身體被掏空，媽媽將那些蔬菜利落地轉倒進玻璃罐裡，啪嗒一聲蓋上蓋兒。

它笨重脆弱、它深不見底。它被忽視、被唾棄。

許多紅瓦罐被丟在院子的雜草旁，成了小雞喝水的地方；下雨天那盛滿露水，但已沒人在意它，不過是一潭死水。陶土與污濁的泥土沾在一起，瓦罐在牆角邊不堪地回想。它在想夜裡曾摘下的星星嗎？還是水灑在身上的清涼？它會懷戀與花生共度的日子嗎？還是想品嚐罐裡的醃蘿蔔？

它是否失落，只記得躲在牆角時的孤寂，沒有人們的歡呼聲令它感到難堪？它是否想對著稻田與炊煙吶喊，但最終因緘默而欲言又止？它什麼都沒留下，沒有人顧及它的心事，就像沒人聽我的滿腔冀盼。我們同躺在一束月光中，佯裝瑩瑩子立的背影是對成長的凝然。

那又如何？它大大的肚子，裝得滿園的稻米，盛得四季的風雨，怎會埋不下這一點心事？

它經歷太多了，從遺忘到融入，再被迫地抽離，日復一日、年復一年，什麼都留不住的。被遺棄是時間殘酷的冲刷，但我記得那個盛夏：我、盛滿水的瓦罐、藍天、白雲的倒影——一場波光粼粼的派對。

我的印記中藏了個瓦罐。